



Chan, C. S. (2015, Jun 26). 地標、生活與記憶: 鐘樓的香港故事.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record on the Bristol Research Portal](#)
PDF-document

University of Bristol – Bristol Research Portal

General rights

This document is made available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sher policies. Please cite only the published version using the reference above. Full terms of use are available:
<http://www.bristol.ac.uk/red/research-policy/pure/user-guides/brp-terms/>

视界观 | 香港钟楼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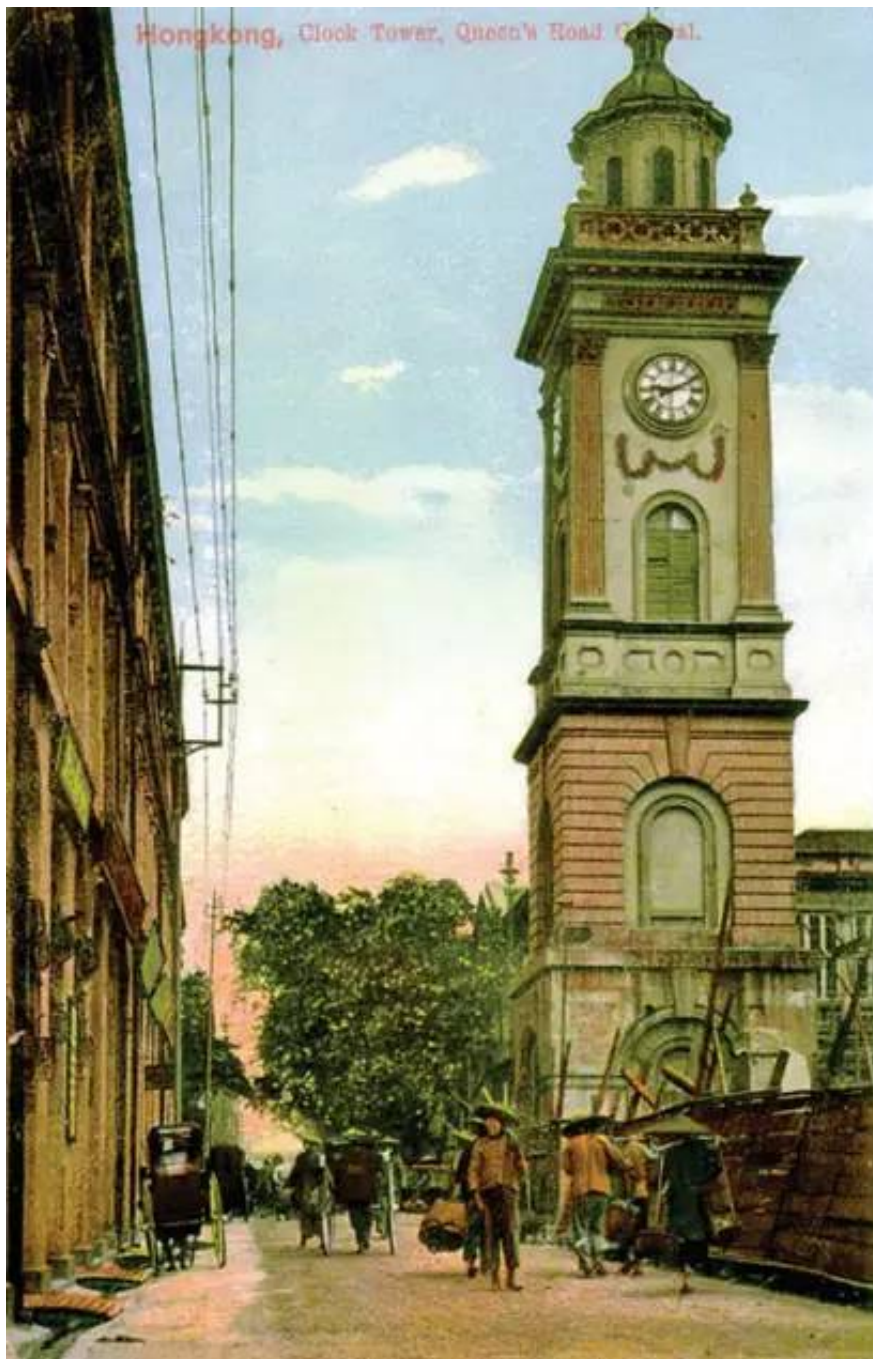
原创 2015-07-01 陈家怡 文汇学人

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外，又拥有高度城市化的特质，结合中西文化，是香港建筑的风格。建筑物不仅是历史的标记，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然而，香港土地严重短缺、租金持续上扬，具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面临改建和拆卸。地标代表了城市和国家的历史，人类学家艾戈·科皮托夫（Igor Kopytoff）认为，地标是潜在的说书人，承载着传说和故事，阐明地区的历史转折，也紧密联系城市的空间和小区的集体回忆。

香港钟楼建于英国殖民管治的初期，已屹立在尖沙咀超过一个世纪，经历了转变、承传、分裂、延续。钟楼的故事，是香港故事的一部分，并可以由此探讨殖民管治的变化。

殖民管治时期的香港（1862—1913）

19世纪末，殖民者大兴土木，在香港建立新式大楼和船坞，意图将这个落后、不安全的地方，转化为欧陆式、现代化的维多利亚城市。钟楼的建立，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居港欧洲人希望将钟楼作为西方世界在东方的标记，而且随处可见的西式建筑物和器物，也有利于他们适应在港生活。1862年，钟楼由公众集资兴建，其中苏格兰裔钟表设计师、商人杜格拉斯·林柏（Douglas Lapraik）是主要的支持者。初期位于毕打街的钟楼，主要为小区提供报时和火警的预警服务。



钟楼屹立于人力车与行人穿插的繁华闹市之中

20世纪初，在港欧洲人口增加，电车亦成为重要交通工具。此时的钟楼出现老化、机件故障等问题，又因其坐落于繁华街道中，对路人和来往车辆造成不便。由是，钟楼的废存成为讨论焦点：支持者从情理角度认同钟楼的存在价值，反对者认为钟楼是全球最丑陋、最差劲的钟楼，理应拆卸。立法局议员亦曾讨论钟楼的废存，并建议另觅地方重新兴建，既可作为新地标，又能让市民继续享用它的报时功能。最后，立法局议决在尖沙咀九广铁路站旁重建钟楼，让在尖沙咀登岸的游客可清楚得知本地时间。旧钟楼于1913年拆卸，并以662.5港元公开拍卖。



毕打码头于19世纪末拆卸，以配合大型的填海工程展开，后改建为卜公码头。此明信片展示了维多利亚城遍布殖民建筑的城市面貌。

在这时期，钟楼对于前来东方寻找机会的欧洲人而言，是他们在东方世界建立家园的象征。钟楼和周边的建筑物包括港督府、圣约翰座堂、香港木球会，以及外国洋行如怡和洋行、宝费洋行等，形成欧洲人的商业及政治核心区域。它见证了少数外国的殖民者对庞大华人人口的统治和帝国的野心。

转变中的旧香港（1919—1990）

由英国马来联邦建筑师哈巴克（A.B.Hubback）设计的新钟楼1919年落成于维多利亚港和前九广铁路总站旁。香港被英国视为在远东的铁路中枢纽站，故钟楼坐落于码头旁边易于辨认，其往往是抵港游客第一个认识的香港景物。而且，钟楼与其他重要地标如天星码头、半岛酒店等相连，渐渐成为船只、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位指标。由是，钟楼成为欧洲政权在东方的坐标和殖民象征，前九广铁路总站因而也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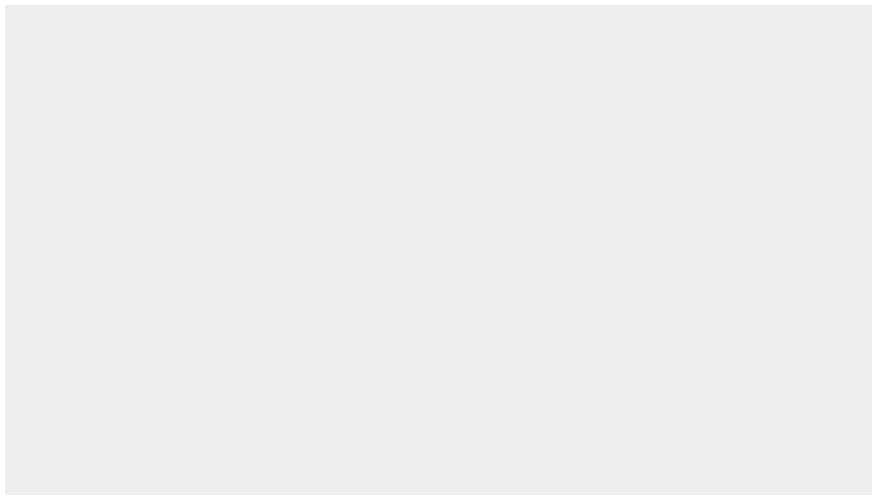
位于九龙半岛、面向维港的尖沙咀原是名为“尖沙头”的华人渔村。1860年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后，殖民政府便在该区进行填海和规划土地工程，将尖沙头改建为属于欧洲人的尖沙咀。钟楼于1919年在尖沙咀重建后，邻近钟楼包括九广铁路总站的各类酒

店，多接待经西伯利亚铁路的旅客。在这新环境中，钟楼仍保留独特的殖民建筑特质。看到它，迷乱的旅客知道已经进入一个由欧洲人管治的东方城市。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延误了施工进度，故钟楼曾短暂未能以完整面貌示于人前。

钟楼安然度过二战时的枪林弹雨。1950、1960年代，香港社会急速发展，不稳定情绪弥漫各阶层。“六七暴动”后，政府为凝聚香港社会，考虑以属于香港的文化建筑取代九广铁路总站，提高本地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前九广铁路总站的命运，因此与钟楼互相连结。在前九广铁路总站废存的问题上，九龙居民协会与香港文物总会致函辅政司，要求保留九广铁路总站。1977年6月《南华早报》就此刊发报道：“九广铁路总站与香港历史的关系，正是其文化意涵和存在价值。钟楼提示香港曾作为前往北京长途旅程的重要关卡，也警醒我们每天的生活源于历史的发展。因此，钟楼是建立我们对这里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地标。”



在二次大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占领，史称为「三年零八个月」，此时期钟楼停止运作。此图片正是钟楼处于炮火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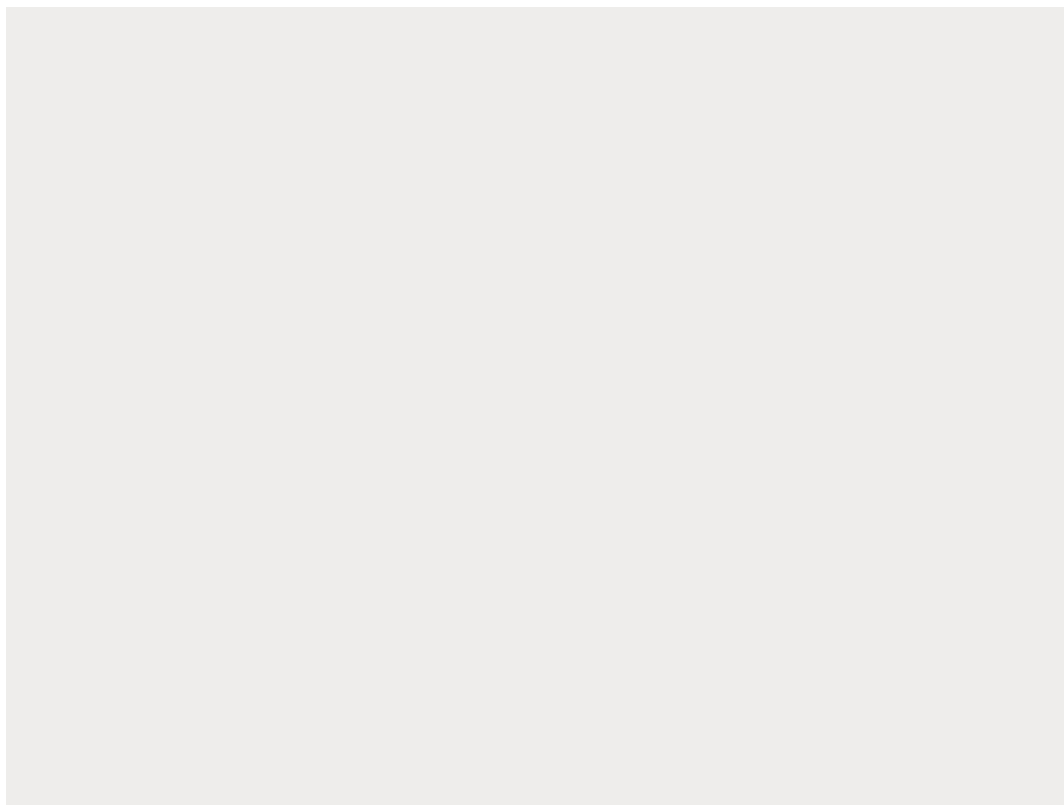
到了1970年代，文物协会认为九广铁路总站和尖沙咀钟楼与埃及金字塔、北京紫禁城、伦敦大本钟和圣伯多禄大殿等世界各地的地标一样，具备凝聚本地社群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钟楼不仅逃过被拆卸的劫数，还在政府的都市发展规划中发挥文化融合、公共休憩及地尽其利的作用。1991年，钟楼被古物古迹办事处裁定为法定古迹。钟楼与香港文化中心、香港科学馆以及香港艺术馆共同屹立于九广铁路总站旧址上，成为尖沙咀区与香港的重要地标。

这一时期，钟楼见证了殖民管治的转变。从尖沙头到尖沙咀，乃至20世纪初九广铁路站的兴建，钟楼见证了旅客们在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往返。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香港社群身份有所变化，香港不仅是华人的谋生之地，更是他们共同经历和继续投资的“家”。殖民政府亦重视与华人的交流和互动，这在上个时期是很少见的。

未来城市的“过去”（1990至今）

纵使钟楼经历数次转变，它仍保留了“东方城市中的西方文物”的历史意义及文化内涵。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钟楼的存在价值成为疑问，它是否已属明日黄花？在香港后殖民时代的身份建构过程中，钟楼不仅成为香港殖民历史的标志，更是具有现代经济和文化意义的九龙旅游胜地。在2004年雅典奥运及2008年北京奥运时，钟楼都是火炬手交接的分站之一，可见钟楼对香港的象征意义。再者，钟楼是旅客到海港城购物、星光大道和东海滨走廊欣赏风景的必经之地，对旅客而言，钟楼依然是重要的方向坐标。钟楼在中西文化交汇下，建筑意义获得重新的诠释，是香港集体记忆和身

份认同的重要构成部分。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时，香港为马术比赛的场地，钟楼成为火炬手交接的地点。此图是京奥吉祥物在钟楼外的装置。

地标的意义并非固定，它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不断被更新。这种更新，又会丰富人们的共同经验，强化社群的身份认同。香港钟楼是19世纪欧洲人社群引入东方世界的西方事物，到20世纪重建，见证了殖民管治的进程，再到成为本地社会对香港归属感的元素之一，并最终演变为香港身份认同的标记。

文汇学人·视界观 2015.06.26

地标、生活与记忆 —— 钟楼的香港故事
 陈家怡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教师



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或长按上方二维码
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Read more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